

不愿做奴隶的孩子

[美国] 安妮·林赛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不愿做奴隶的孩子

恩·雷柯娃 阿·庫利雪尔 俄譯
徐亞倩 中譯



〔苏联〕特·克謝諾多夫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

Джек Линдсей

БЕГЛЕЦЫ

Детства 1956

不願做奴隶的孩子

杰克·林赛 著

恩·霍柯娃 阿·康利雪尔 俄译

徐 亚 倩 中译

特·克雷斯托夫 插图

楊 文 义 装帧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

上海國光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譯0218 (初中)

开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6 6/7 字數 130000

1957年11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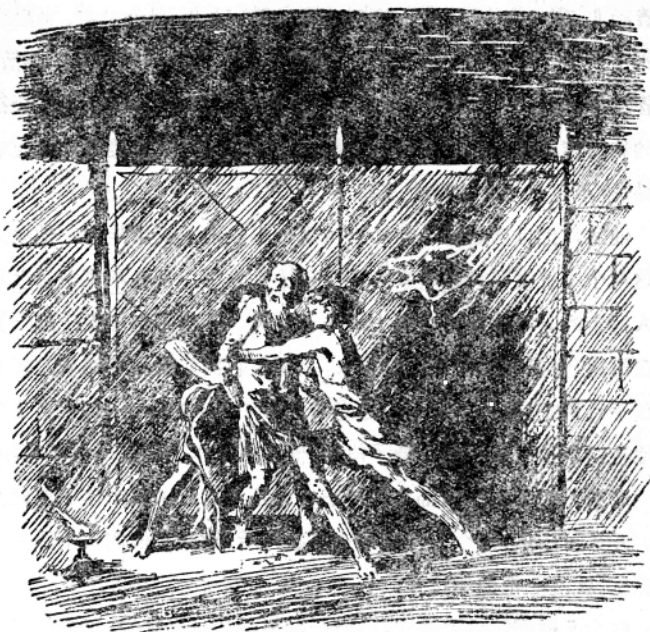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000 定價(3) 0.42元

目 录

第一章	逃跑	1
第二章	杀人犯	9
第三章	巨人	14
第四章	挨餓	21
第五章	空別墅	27
第六章	黑地窖	33
第七章	窄地道	38
第八章	老糊塗	43
第九章	占卦	49
第十章	起义軍	53
第十一章	生路	65
第十二章	乔装	71
第十三章	騙船計	76
第十四章	出海	85
第十五章	当海盜	92
第十六章	失算	100

第十七章	暴风	105
第十八章	陆地	113
第十九章	报信	120
第二十章	夜襲	127
第二十一章	犒賞	131
第二十二章	土牢	136
第二十三章	破船	144
第二十四章	救星	149
第二十五章	大洋	156
第二十六章	碼頭上	160
第二十七章	黑店	165
第二十八章	求救	175
第二十九章	出險	180
結 局		183
譯者后記		186



第一章 逃 跑

守夜的老头儿坐在大門边，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說些什么。这老头儿怕鬼。就因为他怕鬼，人家才派他守夜：既然自己怕鬼怕得夜晚睡不着觉，那就点了个小蠟台，坐在大門口吧。那蠟台火这么小，只要輕輕一吹，就能吹灭了。总管嘛，說什么也不肯給他一盞油灯；在蠟台火的微光中，这老头儿为了消磨时光，只好跟大門对面牆上画的一条猛犬

說着話兒。就在那幅圖的上面，還題着“當心猛犬”四個大字。虽说有这么四個大字，可也沒法叫這老头兒完全相信，自己的眼前是一條活狗。尽管这样，他心里可还有个指望——但愿鬼大都是近視眼，也許会把画着的狗当作了活狗。可不是，人要看見鬼真難，那末鬼要看見人也未必容易，說不定鬼的眼力就很差嘛。

他常常把自己這些个想法講給兩個小奴隸听。兩年前，他主人才把這兩個小奴隸买到家里來。一个孩子叫勃林，是在不列顛給巴塔夫商人拐走的。這些商人在海上碰上了暴風，不得不把船上一部分貨物拋在海里，后来想抵补这一笔損失，才干起販賣奴隸的勾當來。还有一个孩子叫馬龍，是色雷斯人。這老头兒奉了主人的命令，每天晚上要尽心地教两个孩子拉丁話。教了兩年，他這兩個學生的进步倒不算小。

老头兒認為他們倆都是好孩子，只是有点野。两个孩子彼此挺要好。开头可不然，兩個人打起架來不顧死活，除非在他們頭上澆上一大桶涼水，就沒法把他們拉开。

這會兒他們已經去睡了，他們一躺下就能睡得很香。他自己呢，也打着呵欠，蒙蒙朧朧的，却給那个守前半夜的黑奴喚醒，他得接黑奴的班，在大門口守后半夜。这后半夜才不好过呢。两个孩子福气多大——能睡得这么甜！

老头兒按着自己的老規矩，跟画在牆上的狗說着話兒。那条狗却呲牙咧嘴地，唾沫直往下滴，样子才可怕呐。

突然听见脚步声，他奇怪起来，抬眼一看，却是勃林正从过道里走来。老头兒懶洋洋地伸了个腰。他一看見那張熟臉，心里还挺高兴呢。說不定勃林也睡不着覺，那他不会不乐意跟自己談談的。

“馬龍病了，”勃林說。他那慢吞吞的語聲里，也聽得出很有點耽心。這孩子是高個兒，全身長得滿勻稱，淡黃的頭髮，淡藍的眼睛，說起話來老是不慌不忙的。

“我能幫他什麼忙呢？”老头兒說着，就站起身來。“不用說，我心疼他；可是好端端的怎麼會害起病來呢？我在他那個年紀，可從來沒害過病。如今的世道可真變了！”

他並不打算擅离职守，可是身子還是往門廊里挪動，心裡只怨自己一點沒有辦法。

“你跟他說，等明天早起再說吧，”他接着說。“天亮前准死不了。吃早飯的時候，你給他點菜湯喝。菜湯能治百病，除非是腦袋給砍下了，那才沒法再給他安上。只是在給他喝菜湯之前，你可別忘了念咒語。”

就在这个接骨眼兒，勃林突然撲上前來，緊緊地抱住了他的身子，接着把他兩手背剪了，往上一舉。從他背后的黑影里，又跳出個人來，把他的嘴巴也給搗住了。開頭他还使勁掙扎一陣，隨後就聽凭他們了。

“別害怕，”勃林說，“決不會傷害你。我們只是想出去逛逛。”

這時候，第二個撲上來的人也開了腔，老头兒聽得出，這是馬龍的聲音。

“一出去就得耽誤工夫。逛着，逛着，也許就會迷了路，回不了家。黑更半夜出去逛蕩，迷路是免不了的。”

馬龍早預備好幾條床單，一條條都卷了起來。勃林隨手接過來，把老头兒捆上。他一道又一道地把老头兒捆得很結實，可並不太緊，就是不讓老头兒覺着疼。捆好了，用破布把老头兒的嘴巴堵上，又把嘴巴扎住，不讓老头兒把嘴裡的破布吐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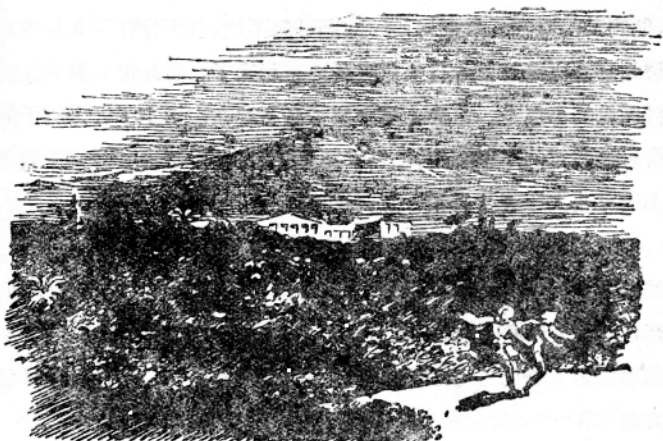
“請原諒我們，”勃林說，“少不得難為你，要不然，人家還會當是你跟我們串通一氣呢。我們決不願意你為了我們受到責罰。最好還是聽我們的話，跟我們一塊兒逃走吧。”

老头兒沒了辦法，只是直眉瞪眼的。他很想勸導他們一番，讓他們知道逃跑是毫無好處的。可不是，常常有逃跑的奴隸給抓回來，也常常有人發現逃跑的奴隸死在哪兒沼澤地里。他們又能逃到哪兒去呢？在意大利，有武裝部隊隨時在那兒搜捕逃跑的奴隸，凭你詭計多端，也逃不出他們的手掌。就是在意大利境外，又哪一處不是羅馬人的治下。還是當奴隸的好，當奴隸至少不會餓死。

兩個孩子把這些事情一辦完，就小心地把老头兒放在鋪席上。隨後他們就把門閂拉开，把門撐拔掉，輕手輕腳地，不讓有一點兒響動。大門大大地打開了，一陣涼風，帶着一股清氣，撲上他們的臉。

儘管嘴里塞上了破布，老头兒還是想說幾句話。他想央告兩個孩子，讓他們隨手把大門关上。要不然，小山崗上有狼，偷偷地跑了來，會把他給撕碎了。就算不會有這樣的事吧，可是這會兒他兩手兩腳給捆住，躺在地下，萬一有鬼出現，可怎麼辦？老头兒的額上盡冒汗珠。

可是兩個孩子不用他囑咐，一邁出門口，隨手就把大門关上。他們順着小路走。星光很暗淡，可是他們卻認得清路徑。他們沒有回過頭去看看自己逃出來的別墅，只是急急忙忙往前走。要逮住他們，除非在天亮時候，可是到天亮還有好幾個鐘頭呢。他們是存心在半夜裏逃跑的。儘管對付老头兒少不了有點麻煩，可是他們在時間上卻占了便宜，等到人家發覺他們逃跑可已經遲了。再說，在黑夜里逃跑，誰也不會看見他們是往哪兒走的。



两个孩子这会儿走的是一条碎石铺的小径，两旁都栽着柏树。后来他们往右拐上了村道。村道经过一所四四方方的大建筑物，那是畜舍，畜舍的中央是一个鸭池。这座庄园只有一个出口，就在总管住的屋子旁边。可是那儿的大门早已锁上了，所有的奴隶全都在他们的木棚里睡了。

两个孩子走过了那所隐藏在黑糊糊夜色中的畜舍，就拐上了牛群踩成的小径。后来又穿过了庄稼地，走过了小河上的木板桥。过桥的时候，勃林差点儿踩个空，掉在水里，两个人都不由得轻轻地笑起来。在黑夜中，只听见小河里淙淙的流水声。过了小河，他们开始爬上一个小山岗。

这会儿路难走得多了，而且找路也不大容易。他们绕过了一大片

黑洞洞的谷地，爬上了一个山脊。那儿的路才好走一点，可是就在这时候，他们又得鑽过一丛荆树——他们可记不起，白天曾在这儿见过有这种带刺的矮树来着。亏得天色微微地亮起来了，因此他们能够紧挨着羊群踩成的小徑走。这会儿两个孩子高高地在了山崗上了，山脚下的房屋給一道聳起的崖壁遮住，已经看不见了。一阵凉风吹来，两个孩子把身上的羊皮大氅裹得更紧一点。

他们心里十分快活，快活得想打一会儿架。两个人真的动了手，还险些儿滚下山去。天亮了，他们觉得自己力大无比：任什么人，他们都敌得过；任什么事，他们也对付得了。到底他们得到了自由了，到底他们能够去加入斯巴达克的队伍了——他们一直听说，斯巴达克早已在南方起义了。

接着是一段短短的下坡路；随后他们一步一滑地沿着另一道山脊走，爬上了山石凹凸的斜坡，来到了一道窄窄的山谷里。这儿，上面有不很高大的树木复盖，底下满长着风鈴草和鳳尾草，在草叢中流着一道小溪。

他们站住了，就着一个水塘，暢喝了一气泉水。那水塘不大，底里满鋪着小石子，这会儿天色已经大亮，水塘里也能清清楚楚地照見自己的面貌了。接着他们从草木叢里鑽过去，撥开綠叶稠密的枝条，爬进了一个不很深的山洞。这山洞早先是馬龙发现的。有一回，牧羊童发瘡子，躺着起不来，农庄上的人又全都在地里干活，馬龙不得不替着牧羊童上山放羊，就在那一回他发现了这个山洞。

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爬进了山洞，往干燥的一边石地上坐下，把身边所带的吃食掏出来：有五个小面包，有好几块干酪，外帶足有巴掌大

一块黄油。他們把一个小面包一掰兩半，各人吃一半，又吃了些干酪，这才躺下来，打算在山洞里度过白天。只有等到夜晚赶路才比較安全，尤其是在晴朗的夜晚，星光閃耀，尽能够讓他們看清楚往南去的路徑。不錯，赶夜路常常会失脚摔倒，摔坏了腿那才糟呐。可是兩個孩子打定了老主意，决不讓人家逮住。在山谷的尽头有一所小房子，要是他們这会儿再往前走，从那儿就不难看見他們。

太阳已經升起来了，可是还照不到小山谷里。

“再去喝点儿水吧，”馬龙一边說，一边伸了伸結实的、黑黝黝的四肢，搖了搖滿头鬚髮的腦袋。“在天黑以前，咱們就是想喝水，也不能再出去啦。”

他們从矮树叢底下爬出去，大口大口地喝着又凉又清的泉水，同时小心在意地，不讓有一点痕迹留在泉水旁边的地上。好在地上的泥土到处又干又硬，好象石头似的。他們又洗了洗臉和胳膊，讓自己凉快凉快。这才爬回了山洞，打算在山洞里躺一整天。

老躺着不动，可真不容易，兩条胳膊和兩条腿老想伸展一下；兩個人在一块儿不說話，不談談各人的打算和將来的希望，那也是件难事。可是这两个孩子都是獵人的子孙。每一个打獵的都有那种孤独、沉默、耐心的习惯。因此他們能够兩手抱着腦袋，老是朝天躺着。他們都年輕，身体壯实，尽管躺在山洞里石地上，也不至于一会儿就覺得麻木、痠痛。

他們的心里充滿了那种又是喜欢又是平靜的感觉。凡是打獵的，要是躺在树林深处，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候会忘却人世間的熱鬧生活，只覺得自己的渾身气力才是最可靠的，只覺得自己跟大自然差不多打成了一片。

時間就这样地过去了。

勃林呢，虽然心里觉得挺平靜，好象一向就住在这儿山当中，过着安靜的生活，可是思想中却另外有許多印象和念头。他的腦子里涌現着一幕又一幕的往事：早年在不列顛的生活；被人拐走出卖；在这儿薩莫尼別墅里存身；如今又从別墅里逃了出来。他的主人并不是一个凶惡的人，曾对两个孩子这么許下的：他要教他們学会各种事情，只要他們好好地学，过个十来年，他会讓他們自由。尽管他这么說来着，可又有什么好处呢？他們反正还得住在意大利当奴隶的！

因此他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跑。当时，奴隶起义的偉大領袖——斯巴达克——屢次打敗羅馬軍隊，每逢胜利的消息傳來，他們总是满怀热情，巴不得也参加他的部队。他們常常祈求神明，但願斯巴达克的部队开到他們住的地方来。这支起义軍虽說有一回曾經横扫过全意大利，可是始終沒有开进薩莫尼山区。如今呢，斯巴达克大概是在南部什么地方作战。

勃林所想望的可不只是参加斯巴达克的部队，在他的旗帜之下作战——他还有一个更大更殷切的指望呢。赶到战事一結束，他打算回到自己的祖国。重見不列顛——这就是他睡夢里所想望的事。有一回他听见他主人偶然提起，說是航海的船只从西班牙的加台斯駛往不列顛西部，去采办錫和銀子。从此加台斯就成了他一心想望的地方，可是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不过那些航海的人，他們想必知道——听起来，这加台斯一定是个靠海的地方。

第二章 杀人犯

洞外有了脚步声，两个孩子机伶着耳朵，一动不动，连呼吸都几乎屏住了。勃林悄没声儿地、慢慢儿转过身子，这么着才能够从矮树丛的绿叶中往外张望。那密密层层的绿叶正好遮住了洞口，乍一看，好象矮树丛后面并没有洞，只是一片平整的山石。

有一个人顺着山坡，朝他们这儿走近来。那人背后还跟着个人。两人都带着武器。他们一看见清澈的水塘，不由的叫了起来。用手捧着水，畅喝了一气，随后把这个小山谷打量了一番，又把小树林左近的矮树丛察看了一番。勃林和马龙听得见他们的交谈。两个孩子认识他们——这是别墅里的人，一定是派出来抓他们的，别墅主人准是出了赏格，追捕逃犯。

“这儿可没有躲藏的地方。”

“唔，准是往东朝海边走的。他们这是想浮过海，回老家，找他们娘去啦。”

“一路赶来，我可累啦，歇一会吧。”

他们坐了下来，解下背包，性急慌忙、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了。吃完了，就舒舒泰泰、伸臂撒腿地往地下一躺，懒洋洋地说着话儿。勃林从密层层树叶中目不转睛地瞧着他们，猛然间，他好象看见那个火红头发的小伙子朝他伙伴挤了挤眼睛。

那个挤挤眼睛的家伙马上又提高了嗓子，说起话来，那声音高得有点古怪：

“你看怎么着，我跟你也去加入斯巴达克的部队吧？别墅里这份苦差使，我可当得够厌烦啦。”

他的伙伴一听，跳起身来，好象吃了一惊似的，可是马上又躺下了，回答道：

“好哇，咱们也学学那两个孩子，一块儿逃跑吧。难道只有他们俩才有这份鬼聪明吗？”

“我倒很想知道他们如今在哪儿，也好跟着他们一块儿跑哇。”

马龙猛然一翻身。他也听见他们的谈话，看了勃林一眼，意思是在那儿问他：要不要出去跟他们相见？有两个大汉子在一起，该有多好。沿途的地势，老百姓的风俗习惯，他们准比自己知道得清楚。马龙抬起胳膊，正要拨拉矮树枝条，可是还打不定主意：到底是不是该拨开枝条，招呼那两个人。可是勃林细听他们的谈话，却觉得那两个人装模作样地有点靠不住，他相信自己的确看见其中一个挤了挤眼睛。他心想：为什么他们这会儿一声不响，好象等待什么呢？

勃林抓住了马龙的胳膊，朝马龙摇了摇头。马龙弄得莫名其妙，可也不打算跟勃林争辩。他又滚回自己的角落，两眼看定了勃林，显着有点犯疑。

后来，一个汉子打破了沉默，他说：

“你干吗这么鬼鬼祟祟的？”

那火红头发的家伙却笑起来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呢。只觉得有点不妙。我跟你说，有时候仿佛背后老有人瞧着你，你不由得觉得不自在起来，好象脊梁上一阵的冷气。据说，这是因为有人走过那块你死时要在哪儿下葬的地方。我要说的

可不是這話，我只是覺得有人偷偷地瞧着我。我心里這麼想：要是那兩個孩子藏在近邊什麼地方，一聽說咱們也要加入造反的亂黨，他們准得馬上露面。”

他的伙伴往水塘里吐了口唾沫，說道：

“原來你想碰巧能找到這兩個糊塗蟲。我說，這倆小子的事可糟透了。眼看着都得玩完。這會兒羅馬兵只是跟他們玩着捉迷藏，鬧了歸齊，免不了把他們找着，那時候号角一吹，羅馬兵猛扑猛冲，就是踩也把他們給踩爛了。那些羅馬兵的高統靴，底上可都打着釘子哪。不行哪，還是我，一向奉公守法。”

這兩個傢伙顯然生了氣，話音里透露出了痛恨的勁兒。

“不錯，不錯，說得奉公守法，這麼着，你盡不妨偷東西啦。”

“你給我住嘴。”

“唔，我可知道，別墅里出賣糧食的時候，你怎么過秤來着。你在每一袋里多倒一點糧食，那商人就私下里塞給你一些錢。對不對，啊？”

“你這是胡說，”那一個嚷着說，臉漲得通紅。

勃林和馬龍對看了一眼，他們沒有落到圈套里，心里正高興呢。要不然，那兩個精壯小伙子，腰里還挂着腰刀，他們怎么對付呢？

那兩個人一個勁兒吵架，剛才他們心里偶然一陣犯疑，這會兒再也顧不到了。兩個孩子听着他們對罵，心里才明白，這兩個人原來是老對頭，為了種種原因，鬧得彼此懷恨在心。這會兒兩個人越吵越凶，怒氣冲冲地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大家連連地喘粗氣。

“那回母羊折斷了一條腿，是誰搬嘴弄舌，害得我挨了一頓鞭子？”

“別胡說八道！我知道你干麼氣瘋了。弗拉維雅對你沒有笑容，難

道这也得怪我？”

說这话的人站起身来，惡狠狠地一陣冷笑：

“好啦，我可要回去啦。”

火紅頭髮的臉紅得發紫。那一个轉過身去，剛想走，火紅頭髮的高聲大罵，抽出腰刀，照准他背上就砍。那一个悶聲悶氣的哼哼着，臉朝下倒在地上。这时候，馬龍看着這場凶狠的襲擊，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怒氣，憤憤地低聲叫喊一下。

那火紅頭髮的朝左右望了望。剛才他怒氣沖天，竟然有那么股力氣，連他自己也覺得吃驚。這會兒仿佛有誰叫喊一聲，又仿佛自己沒聽得很真，不由的將信將疑起來了。他擦去了臉上的汗，見四外沒有一個人，這才盡力撇開心上的疑團，只當自己聽見的是死人臨死前的叫喊聲，還在山谷里回響呢。

“我本來不想殺他，”他嘟嘟囔囔地說，又象是自言自語，又象是朝樹林子祈求，要樹林之神作個見證。“他這是自己找死。好幾個星期了，沒日沒夜地老是招惹我。剛才誰叫他背過身去。”

這殺人犯又朝四下里瞧瞧，那樣子活象一只給獵犬趕急了的野獸。

“誰在那兒叫喚？”

接着他又大聲嚷嚷，嗓子可有點發啞：

“好吧！你給我滾出來！我可不怕你！這不是我殺的他。”

這會兒可沒有回聲了。他這麼大叫大嚷，怎麼又沒有了回聲呢？

這殺人犯滿心的害怕，拔起腳就跑上坡，一路上不是在山坡上絆倒，就是在光禿禿的石頭上出溜下去。他覺得泉水之神發了怒，在他背後追來——這位神道可是得罪不得的。那時候的人，誰都知道，玷污了